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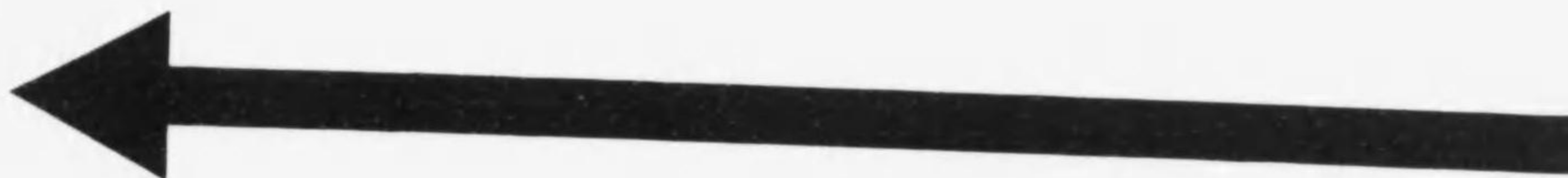
續煙厓文鈔

特261

45



始



特 261
45

Very faint, illegible text within a rectangular border on the left page.

續煙厓文鈔卷下

駿河荒浪坦著

詩道論

詩道之傳也。尙矣。溫柔敦厚者其旨。而纏綿悱惻者其情也。聖人謂興觀羣怨者。專在感發其心志。故其教創懲之意少。而誘勸之意深。後儒動輒擯詩爲詞章。欲以禮義之說。防閑天下。是強制其心。而非性所樂從。其豈能達乎。劉開辨之。可謂中竅矣。蓋言發乎性情。而聲有韻。嬉笑怒罵。咨嗟咏嘆。不蔽不誣。其思無邪。然後爲真詩焉。古來作說者。以世之汙隆。擬詩之興廢。曰彼漢魏



也。此六朝也。或唐宋。或元明清。每換一代。劃一畛域。某代高古雅健。某朝纖縟浮靡。局而綜之。牽而批之。絕無就各人事上。辨絢素之別醇漓之異。審視射鵰之手。籠紗之吟。何世無之。心之所蘊。遇事即發。體製聲調。時見變迭。而七情之根。未嘗有少替。嚴羽所謂。天下有可廢之人。無可廢之言者。職由其心聲也。說者不之察。直做衰世無詩。欲玉石俱焚。陋也。真不可及。嘗讀王原論云。言詩者。以漢以下時代升降爲界限。而詩之旨失矣。以格律聲調某體某家。分大乘旁門。而詩之學又失矣。詩之教。本人情該物理。故其所爲。曲暢旁通。與易之變動

不居者。同神而異用也。蓋古之詩亡。而未盡亡者。以聖人兼存立教之心。亘古今窮天地。有不可泯滅者在也。陳祖范又謂。派別以嚴之。時代以區分之。回視詩教之本來。其然乎。其不然乎。二人之言。卓然有條理。足以破說者之妄矣。方今詩家。概分二派。甲重格調。乙貴性靈。其間黨同伐異。繼以惡聲。以予觀之。詩之極致。在二者融合。水乳劑和。火候成丹。而後能渾然造妙。否縱令一代正宗。揮采光臨詩國。未可以稱至者也。夫詩布置隨宜。謂之格。鮮亮出色。謂之調。性與靈。素屬心內之事。譬諸人家。梁柱門牆爲格調。衣食器財爲性靈。雖門牆獨

嚴。器財無備。則家不成家。雖器財已整。門牆不固。則安得持家。可知格調性靈。二而不二。心珠一串。天衣無縫。而後始得全。若夫空音浮響。徒眩人目者。於性情之故。遂何辨焉。予故謂。詩之品隲。不可必拘世代。情思之純。駁與聲調之亮雜。可相待而定之準的也。鹿門茅氏。嘗選八家之文。謂文特以道相盛衰。時非所論。其工不工。亦係其人稟性專致如何。是豈獨可就文而言而已乎。

山田濟齋曰。所論鑿鑿乎中。可傾聽。平井魯堂曰。堂堂大議論。與世之枵腹從事者。迥然別矣。細田劍堂曰。其論確。其辭雅。近來傑作。

婚姻論

夫婦之始。得媒而成。聖人制禮。使嫁娶及時。桃李之耦。

何嘗在論財。按。周禮幣無過純帛五兩。純是緇。兩五尋。尋一匹。簡素如此。而後貧者亦能遂其性矣。漢時戴氏女。以竹筒練裳而嫁。梁家婦。以荊叙布裙而仕。是尙存古風。迨後世漸競華。嫁裝之侈。往往傾家產。白居易綠窓難嫁之嘆。爲之發。清代茅鈍叟。北遊齊魯。稱其俗尙樸。至貧者。不數金。輒能成及時之婚。比之南方多三十而未得嫁者。儉奢之異。彼土亦若此。近時吾邦風氣。動不遵古。流乎浮美。走乎外飾。華燭之典。時費萬金。男不娶貧家。女不嫁寒士。巷間屢有鰥寡之告。村閭時傳奔鶉之醜。滔滔之流。其所至極莫測。奈之何能使歸正。

乎。無已則有一。有力之士。胥謀興矯奢之會。俟輿論力。拔除積習。使富者知溢禮之所以玷德。貧者悟守素之所以無辱。然後濫費熄。正婚行。民無怨曠之缺。室有琴瑟之和。人倫之序。始可以立。不然拱手傍觀。欲倖時俗之或善移。是猶百年待河清也已矣。范文正公。爲子將娶。聞羅爲帷幔不悅。謂是亂清儉家法。當火于庭。噫。今之時可推美範之一者。其在于斯人歟。

袖海先生曰。立言大佳。山田濟齋曰。論旨忠厚。自是仁人之文。駒田伺齋曰。切中乎時弊。甚妙。

春日局論

昔阮太仲。著女雲臺集。以勵孱弱將士。婦人有膽而智

而義者。使鬚眉男子愧且起。雖禮曰四德。可託以大事者。不在彼而在此矣。予讀德川紀。至春日局。益信其然也。局以武門種。乳將軍冑子。其未去夫家也。捍盜刃二人。有楊香當虎之概。將軍室愛次子。勢將更儲。局乃託事赴駿城。謁神君審訴情。神君臨柳營。延冑子上座。麾他而去。曰汝曹豈與儲君同席乎。浮議始息。頗肖張良翼漢儲。冑子既襲職。鞠躬理壺奧。時有猷替。將軍之患劇。趨禱神君廟。誓以身代。其老而病漸。義不攝湯藥。將軍親進之。少啜而吻。至死不移。局既有此偉質。宜矣朝廷叙二位。賜春日稱也。予謂巾幗蓄丈夫氣。可以託六

尺孤矣。可以寄百里命矣。若夫辭恩秩加其子。一語凜乎存。幕府三百年之基。確立于此際。嗟乎。是亦雲臺集中之人也哉。

袖海先生曰。此論得春日心事。筆意亦暢達可觀。石崎篁園曰。使春日局重於九鼎大呂矣。安井朴堂曰。誓以身代君。世不乏其人。至病不飲藥而死。則蓋春日一人矣。

加藤清正論

人生大節。首在忠孝。所以竭其力成其全。固出于性分。而學道致之。豈一時激於意氣者。所能爲乎。湊河之役。楠河州訣兒。以問學道義。不負王家爲訓。正行奉遺誠。臨戰告衆曰。捐身報恩。人倫之道也。見危致命。忠臣之節也。遂舉族殉節。可知忠孝之有淵源也。予於藤肥州

事亦同此感矣。肥州每戰陷陣摧堅。威名震懾中外。其忠烈泣鬼神者。不啻韜畧之才。鋒鏑之雄。道義之所磅礴。勢然也。何哉。平生愛誦論語。所謂可託六尺之孤者。道義鏤其肝也。夫道義之鏤肝。發爲忠。凝爲勇。陷陣摧堅。所嚮無敵。自昧者觀之。彼亦一武將耳。然其進退仗義。恩威兼加者。固仁者之師。非性分學道爲之地。不能也。予思藤氏與楠公。雖不同其跡。而根于性分。素于學道。忠勇偉烈。亘千古而不朽者相同也。史家言。尊氏以利誘正成也。正成却之曰。吾三年前知尊氏反心。而今何被賊臣欺哉。道義之所在。其嚴如此。肥州於太閤歿

而家康開霸之際。屢發夷齊之言。推其志。亦可謂以義相終始者也。

袖海先生曰。此固佳構。結末稍不振。安井朴堂曰。二公根于性分。素于學道。一也。而其事業不齊。比而同之。難乎其立言。

山田濟齋曰。楠公却尊氏之誘。果有其事。亦在公茶飯常事。不足為重。卑見何如。

臥游說

昔者蒙叟。有蝴蝶篇。蓋借夢見真者歟。吾邦拙堂子。託藩法不禁夢遊。為大和之行。箸客枕夢遊錄。岳洲子。得藩允湯治于伊豫。實則航長崎。賦夢遊篇。是無夢之夢也。能因師。曝顏于熇日。焦然而疢。因詠白河關。稱躬踐其地。是無遊之遊也。予高臥北窓下。把諸家製作而讀之。身歷之跡。夢往之鄉。交錯而出。遊與夢之間。恍惚

得之。少文之於讀書亦然。想與境通。境與夢化。朴堂曰。遊者之言。無

擇於方域。又不拘於藩法。殆黃庭所謂遊身也。因謂拙

堂能因之為。稱之夢可。稱之真亦可。劑二者之適者。唯

予之臥遊歟。若夫長房之縮地。王喬之飛鳥。果可致乎。

予將問諸蒙叟。

袖海先生曰。筆致輕妙。意趣亦遠。安井朴堂曰。蝴蝶之與莊周。孰夢孰現。二者不自知。形外之天。獨知之耳。煙厓

之遊。蓋得諸天者耶。平井魯堂曰。李青蓮詩云。莊周夢蝴蝶。蝴蝶為莊周。一體更變易。萬事良悠悠。僕嘗謂莊周蝴蝶。二而一。一而二。煙厓翁以為何如。山田濟齋曰。梁田蛻巖詩云。為蝶無莊周。為周無蝴蝶。畫中兩俱存。是非終蝶蝶。吾煙厓子。蓋悟于箇中者。文辭之妙。不俟言。

畜猪說

有畜猪者。晝放庭夜收檻。柔順如猫。一夕露置于外。翌日呼而欲餌。忽逃于林藪。獐容咆哮。使獵夫跡之。遂不

獲。人情素肆。制以倫常。纔免失道。範圍一撤。曠氣遽發。兇暴如野豬。古人慎教學。良有以也。

平井魯堂曰。事奇文尤奇。山田濟齋曰。小題大做。的是裨世教。

龜說

近聞支那之俗。多忌龜者。蓋由其曳尾泥塗。有似小人甘污下故歟。稱曰妄八。尤無謂也。抑龜先龍之裔。為介蟲三百六十之長。堯沈璧於洛水。元龜負書出。體有赤文朱字。周公攝政。負書躋庭。身發蒼光。皆天降福致祥。以應聖人之德也。周禮春官。有龜人掌六龜。其納錫於上也。天子寶之。諸侯守之。大卜藏之。策兆禍福。七十二

鑽。無遺策。其為物亦靈矣。述異記曰。龜壽五千年。謂神龜。又五千年。謂靈龜。是兼備壽福於一身。古今無二也。况孔愉之悟。毛寶之報。揚美之談。有充然于史冊乎。而昧者忌之。即莊周一謔。偶為俑耳。姻戚某年八十五。嬰鏢猶壯。內人久臥蓐。會龜至庭。而宿痾頓愈。豈非靈物降祥其家歟。乃進之酒。以禮放于寶池。遠近相傳寄賀詞。予因作說云。

其說讀高文。始得其解。謝謝。

袖海先生曰。文有理致。山田濟齋曰。近俗忌龜。固當唾棄。果足措辨否。細田劍堂曰。余亦聞支那人忌龜。未得

佳十說

友人某善詩。號佳十。蓋隼之析字也。或以其類俳者之

爲嘲之。某頗不樂。予曰庸傷。吾姑代而解之。詩小雅云。翩翩者雛。式燕以思。雛佳也。爲短尾鳥總名。鄭箋宿鳥。壹意于其木。猶賢者思與友永湛。又云。翩翩者雛。集于苞栩。栩茂樹。文王視禽息枝上。因念使臣功苦。某平生篤友誼。卜安棲。一佳既足以爲號。况有十乎。吾相彼佳。如雀如鳩。或在于樹。或下于庭。或近于室。喈喈焉。谷谷焉。其欣翮自得之狀。可喻君子之夷情持節以達其生矣。某無子。曩養狗兒而屢僵。哀思見楮。予今且勸十佳以繫其樂。雅號之冤。亦可以拭乎。是一石獲十鳥之策也。

平井魯堂曰。一篇解嘲。文中引葩經爲證。乃知其言不河漢也。

記西道俊事

高山仲繩屠腹于久留米後。西道俊者。自長崎至墓下。賦詩自刃。蓋義士也。筑後志曰。道俊遠之相良人。高祖宗甫。以醫仕肥州藤公。得壽百十二。孫松逕在長崎。奉東山上皇命。治其病。因叙法眼。號壽仙院。歿時百二十六。道俊卽曾孫也。遊京日。與仲繩交。後共潛匿天草。仲繩去後。留長崎業醫。仲繩之訃傳也。哀慟不已。謂天下無復知己者。曷爲獨生。遂有此舉。年七十三。其子松浦。從長岡某而至久留米。與森嘉膳謀。收屍而葬天草山中。不樹碑云。道俊詩曰。吾志同誰語。青山一片煙。吁。如

道俊者。義比田橫客可也。

袖海先生曰。此異聞。吾甚喜之。

記西道仙事

長崎西道仙。為道俊曾孫。嘗於村上佛山社。詠西鄉南
州曰。孤軍奮鬪破圍還。一百里程城壁間。我劍已摧吾
馬斃。秋風埋骨故鄉山。佛山評為佳調。投寄自由報館。
後人誤為南州作。道仙為人灑落。鎮西都督澤公之賜
金幣也。請代以甚左城址石而見允。石觸物時鏘然聲
似琴。因自號琴石。後以石大而難移。留山而去。有詩曰
琴石先生琴亦奇。此音聽者果為誰。山靈長使白雲護。
不許紅塵深處移。其琴石齋扁。實有栖川王所賜云。

袖海先生曰。小牧櫻泉語于余曰。有以秋風埋骨故鄉山詩刻南洲先生墓者。僕屬
阪本知事。抹去其詩。此實非先生詩也。西君以此詩。知名於世。平井魯堂曰。二篇
事奇文奇。俱傳千載。石崎篁園曰。奇事博異聞。深謝。深謝。

記相模赤壁事

或謂黃州赤壁。蕞爾一赭崖耳。固不足稱。東坡賦中曹
周會戰之迹。實在相距百里嘉魚縣。以地名相同。附會
以助其文勢也。吾邦相州厚木上流。夙傳赤壁之勝。而
今又真鶴岬新出赤壁。噫名勝之傳播踵出。一何至此
乎。予於厚木赤壁。未詳其實。獨至真鶴赤壁。則聊有所
知焉。岬斗出相模洋。斷崖千尺。蒼樹欹生。波濤之所激。
巖礁離立其間。加之源二位石橋之戰。主從七騎。艤舟

於此。渡海逃房州。事與孟德敗走相匹。且地以真鶴稱。可知丹頂時來。踰蹻巖上。固非夢中道士化鶴之類。果然赤壁賦中全景。謂無于彼而備于我。未必爲附會也。因憶近時東都諸公。中秋之夕。張宴墨水觀月。其意或欲擬坡老赤壁勝遊者歟。雖然。墨水區區一小流。真乳山亦不過渡頭蟻垤。比之相模洋雄景與真鶴岬奇勝。殆不可同日而語。則諸公椽大之筆。亦遂無由極淋漓跌宕之致也。若夫代墨水以真鶴岬。江山戰迹。竝收而縱觀月之賞。必也感慨飛興。更有千百倍蕪者。而所賦亦不襲坡老附會之轍。是洵一舉兩得之策也。不知諸

公果能首肯予言否乎。

山田濟齋曰。奇文奇想。吾兄擅場之作。

奠南逸事

山田奠南。大阪人。就藤澤南岳岡松夔谷學漢籍。入大學修法科。出任司法省權少書記官。後爲辯護士。推爲代議士。曾參改進黨創設。又致力早稻田校創立。爲人倜儻多奇行。予據其友市島春城與西田秋亭往復書。叙其槩畧曰。新橋出雲街。花柳之區也。奠南獨身賃居于此。揭狀師牌。室無長物。小書籠與玉乃世履扁額之外。貯美衣一領耳。春城等每赴公會。來借之。一日春城至。奠南曰。昨夜炊婢襲予寢。叱責逐之。故未喫朝餐。乃

俱度屋簷闖鄰樓呼酒飯。樓女驚問。公等無屐。自何而至。二人拍手大笑。奠南有狎妓。醉中語人曰。彼妓善漢詩。予臨別窃留一詩于篋底。再會之夕。必有賡焉。後移宅牛門。娶甕谷先生女。登禮前一日。某訪其室。依然一行李耳。恬然曰。珍品明日至。是予一生之寶也。某呆然。平生未輕屈人。然議員選舉之際。沿門叩頭乞援。嘆曰。此辱終生不能忘。同姓之友愛川。號墨癡子。曾在大學文科。試場有故未作答案。奠南代草便單小傳。教授中村敬宇博士。批曰。論贊太好。奠南詩初夏早起云。庭前綠蘚淨無埃。階下兩三標有梅。竹筍巧穿巖穴出。槿花

斜上女牆來。其才藻概如此。春城報秋亭曰。予創刊高田新聞也。奠南贈長篇。中云。士謙膽大而氣豪。才子羣中尤推君。雖不敢當。頗感激厲之意。高田鄰上杉公春日山城。奠南因爲予撰春城之號。且貺印類。予之獲印癖實始于此。奠南門下花井稚翠。亦負氣之士也。平生尤耽酒。于詩于辯論。意不屑與噲等伍。人咸謂。欲彷彿奠南面目。須見稚翠。予夙與稚翠。有蒲門盍簪之誼。善識其爲人。是言蓋寔矣。

山田濟齋曰。瑣事錯落。其人躍如。細田劍堂曰。奠南晚年余與此摯交。恭謙待余。未見奇行。有如此者。蓋少壯時。偶爲此戲行。非本性歟。

與蓬萊女史書

日者承新箸郵贈。因知海外之行。陪觀泮宮釋菜。古儀肅穆。追想箕朝之盛。又晤八道碩儒。藹然情融。申唇齒之誼。其所歷山川風物。觸懷成詠。一部遊乘。有足補史料者焉。附以松江吟草。弟時坐蕭齋。倦書眼矇。得之一潑。幾欲引杯叫快矣。釜山舍兄之所久留寓。育英就緒。歿而葬于娥眉山。弟義應一往而掃苔。而百累未遂志。每思之悵惘不已。松江則嘗一投屐。水容山態。髣乎尙存臆。今於集中。并領之。爲貺太厚矣。女史往年。携一枝彤管。賦千里壯遊。蝦裔陬邑。熊館雪窖。眼逐景而轉。筆隨境而變。讀過之際。鼓人遊意者多。曾不幾時。再張鵬

翼。槿域遊蹤。濶焉渺焉。方有吞雲夢八九之概。如弟鷓棲。螻屈。漸就頽齡。顧瞠若于後耳。慚惡曷勝。想女史之歸。筐裏粉本。於山川城市人俗物態。橫摹側寫。可一無遁形者。請宜裝一帖。而護存之。他日幸被遞示。於弟眼福。有惠更大焉者。至囑至囑。

袖海先生曰。此一札甚好。山田濟齋曰。憂憂可誦。

俠妓阿吉傳

豆州下田。船客之所湊寓。朝歌夜絃。嘈嘈不絕。故土俗豪情。婦女尙有氣概。文化之頃。阿幸阿瀧阿富稍聞。阿吉出于其後。媽容美喉。曉烏妓名噪一世。近時活動館。映寫其身世。看客沓至。無立錐地。薄命如彼。亦可謂非

徒出矣。太白山人嘗遊下田。咏阿吉事。予思其所以關外事者。爲之傳。

阿吉船匠市兵衛女。天保末年。生于下田阪下町。父悍急嗜酒。母溫良治姿。阿吉幼而姣慧。有俠骨。父罹中風症。弱腕扶母看護。家貧。藥資不給。繼以甌塵。時船奉行向井將監婢阿仙。出而寡居鄰巷。迎阿吉而子養。視如掌珠。衾裯器具。無不備。書筆聲曲。無不授。甫十二。皓齒明眸。細腰香膚。其妙喉彈曲。有停雲飛塵之概。浦賀奉行水野筑州之來臨境也。遇有鎮守祭。阿吉選而上場。舞袖翩躚。婉轉盡態。衆心皆醉。阿吉尤善曉烏曲。呼爲

曉烏阿吉。四方過航者。傳而艷稱之。安政元年。地震。海嘯至。家亦燬。母子叫喊。纔以身免。青年船匠鶴吉者。幼時與阿吉游。憫其窮。出資葺屋。明年會仙婆喪。焚然還生家。鬻技教坊。遂與鶴吉定情。先是。外艦屢窺邊。物情洶洶。三年米國使節波里斯。率軍艦八隻。來搭下田。促開港締約急。幕府倉皇。命嚴海防。派吏欵接。樽俎曠日。米使固執不可。間加威嚇。議將破。幕府窘困。無策出。米使記室比宇斯堅。年壯有才幹。告人曰。公使神經耗弱。宜進姣兒任看護。蓋諷以爲己亦下箸之地也。幕吏大喜。謂是奇貨。緣以挫彼倔强。事或可就。乃物色二嬌。阿

吉十七。當米使。阿福十五。擬記室。御調役齋藤某。俄召二人。作威傳命。窃使人噉鶴吉以利。以固破鏡之意。當時咸鬼畜視外人。蜚女村姝。不嘗肯拂奴髻。而官權之所壓。阿福先服。阿吉則天顏潑朱。昂然斥之。支配組頭伊佐岑滿。長文武。解音曲。俊爽之士也。謂吾有心計。能屈阿吉。阿吉既蟄于家。又憤鶴吉負心。怨恨懊惱。藉酒自慰。一夕伊佐聘阿吉于旗亭。阿吉素欽其爲人。方請不得辭。華簪綉帶。盛裝以赴。酒間伊佐徐說時局之艱難。引王昭君烏孫公主。捨身報國故事。切勸循循。聲淚俱下。阿吉結唇凝坐。蒼顏如死。感極而泣。稍久意決。米

使假館。在柿崎玉泉寺。二嬌日夕赴侍。阿吉藉粧炫服。駕輿吹煙。道路竦目。閨闈之間。抱情輸實。各有寵。於是乎。米使意始解。和親約成。如建瓴。日米貿易之機。開國進取之圖。發于斯舉矣。幕吏苦心雖可諒。而二嬌犧身之功。亦決不可沒也。方米使移江府。阿吉告暇而去。里人尙嘲曰。洋妾阿吉心不平。強飲連呵。往往發狂。萬延元年。比宇斯堅。斃于刺客。明年阿吉到江府。再待月餘。米使歸國後。阿吉漂寓四方。杳絕消息。明治元年。來橫濱。邂逅鶴吉。因同棲。初鶴吉去下田。雄志如燃。而事皆左。至此相携返鄉。居于大工河畔。阿吉狂醉益劇。遂與

鶴吉絕。往復三島下田間。鬻技而纔活。十一年。傳米使之計。其三周忌。到神奈川本覺寺。拜香祈冥福。後營一娼肆。曰安直樓。嫖客鬻至。業稍振。而以爛醉不事產。安直樓廢。賃蝸廬。獨把米使所遺洋盃。醜陶竟日。年四十七。亦感中氣。肢體不仁。坐湯古奈。微愈。而餘財殆罄。憔悴如丐兒。或贈白粲一苞。以言辭無禮。忽撒棄戶外。垂老俠態如故。五十知命之終窮也。手藝佛筭文書。留盃貶假子安吉。一筇踰跟。遡稻生澤上流。投門栗淵而死。實米使卽世後十三年也。

荒浪子曰。阿吉起身巷妓。嬌名絕世。而薄倖之中存俠骨。米使一條。謂之徇國事可矣。伊佐岑滿。號如是。維新後。隱遠之牧原。老而授徒。予少年。嘗觀其大書祠。旛於慶福院。椽筆一揮。合掌膜拜。蓋奇士也。村松春水。下田醫。搜窮阿吉實蹟。前後三十年。編書行世。百態百詩。輒成于憐香惜玉之餘。俠妓有靈。應泣知已於泉下也。

袖海先生曰。唐人阿吉。有功於交涉隱約間。與尋常妓異其撰。然則此傳非徒作。又曰。使菊池三溪。依田學海。信夫。恕軒輩。一見之。其必喜之。頓首至地。山田濟齋曰。俠字文線。筆端勁而鍊。石崎篁園曰。阿吉之事。近時演之於戲曲。上之於映畫。噴噴不措。吾兄亦以才筆作之傳。阿吉不死。

左甚五郎傳

左甚五郎幼名刀禰松。父伊丹正利。仕足利義輝。後住播之明石。七歲失怙。隨母赴飛之高山。一日戲彫蒙師

貌著瘤。爲遭嚴呵。十三遊地藏堂。型雪而刻其面。碩匠墨繩奇之。養而爲徒。偶失餐時。或誣其懶。墨繩搜而得於庫中。謂某家有欄彫牡丹。衆窘其意匠。奴今聊試耳。出而示之。刀痕瓣瓣皆活。用而裝欄。觀者嘆稱。墨繩大喜。躬加冠服。改名甚五郎利勝。至此已八年。至京都。主藤森之匠金五郎。謙虛而不倦業。醉時歌曰。貧樂在梅花。誰領此意。用竹屑彫水仙花。因縉紳錦小路氏。獻諸天朝。聲名乍噪。江戶巨商三井得右衛門。遣人請大黑天像。時報江戶大火。侯伯邸悉燼。俄束裝而東。投鳴海逆旅。連飲數日。橐已盡。乃伐竹彫水仙。置之軒頭。肥後

細川侯東觀過此。購以百金。懷十金餘皆與主翁。已達江戶。依淺草諏訪巷政五郎者。命從聖天寺工。日劉二板。面滑如玉。列一木。竅彫羣猿。柱梁接處。施雌雄雲龍。奇巧概如此。會政五業不振。生計窮迫。乃彫大黑天。致之三井。獲償救之。三井亦感其技。配之運慶夷子像云。細川侯使家宰持泰雪畫鷹索彫之。及成。侯怪其瞎。進而加一鑿。金眸忽閃。奮翮欲搏。侯喜厚貺而爲家寶。柳營觀櫻之宴。侍女過折照公遺愛樹。有司召甚五急繕之。大久保忠世侍將軍側。因歌諷美之。由是名益顯矣。同巷有鞘師源兵縫師藤助。竝爲巧手。世因稱名人巷。

町妓七越者。武弁之種。有色藝。政五將媒于甚五。辭焉。源兵藤助左右交勸。乃見而心相許。未舉禮。數日依臆而彫。按實而衣。宛然活人。明曆之災。惜哉罹火。下谷廣德寺。爲加賀侯菩提院。使政五改築山門。甚五構圖。姑歸而視墨繩病。工成之日。門位損數寸。政五引責而歿。遺書託以一字長吉。甚五泣誓于天。再董工遂得完。明年將軍命松平豆州。建寬永寺鐘樓。募工各彫一柱。甚五亦與焉。晝則訪四方彫。夜則祈天妃廟。經營慘淡。所刻昇天龍出而飲湖。釘而後已。人稱其神技。偶遭母喪。遺命奉爪髮瘞于高野山。宿和歌山城下。夜半有盜。取

其大鑿而搥主翁。甚五被捕逮獄。檻隙觀小蟹窸窣。不堪技癢。削檻而彫。吹泡橫行狀逼真。獄丁以告上司。侯賴宣聞而言。莫是江城接櫻者乎。及召見果然。旣盜出罪決。甚五獻巨盃點小蟹者。割賞銀半贈旅家。將入京。見一女如丐。被暴漢亂拳。救之即金五女。導而到其家。蟪壁蛙釜。貧病相依。執手俱泣。先是弟子仁兵者有奸智。乘金五病。別張門戶。漸蝕其業。甚五發義憤。恢復之。念鬱勃。京尹松平總州。召囑知恩院再建。豫得若干金。勸金五湯治。稍愈。歸而董事。會江戶辰吉至。請川越城門圖案。乃赴川越。圖訖歸江戶。面長吉母。訪七越於黑

船巷。七越堅貞守家久。至是初訂三生。翌復向京。甚五既以棐忱得衆心。仁兵屢欲殺而不得。遂服其義。工亦先期而成。東山練若。儼如城郭。鶯廊之名。至今嘖嘖。既東歸後。日光陽明門之工起。主匠栗原遠江。驕慢動愆期。命甚五赴之。行而投柏屋。以禮報栗原。栗原不懌。其徒灑五者。欽甚五風度。調停甚力。門陽囑甚五。門背配栗原。甚五彫唐人渚遊狀。悚心剔腎。異彩奪目。栗原雖能手。遂不能及。因憤懣將戕甚五等。灑五切諫。不可。欲一死以處之。妻阿絹搵子自刺而勵。灑五乃窺甚五室。進斫右手。持示栗原。栗原意稍解。將有言。急起斫其左

腕。贈甚五求和而自決。甚五大感。招栗原張宴。灑然洗怨。後又蒙上野照公廟扉命。以左手彫雌龍。使栗原右手刻雄龍。以合兩扉。情誼之厚。殆根其性矣。時人爲作曲頌之。晚年迎墨繩。養之如父。優游以終命云。其永十一年六十。或四十一云。

荒浪子曰。我邦言木匠者。首推飛彈。六樹園叙墨繩事。用幻怪奇譎之筆。蓋以神匠事之極詣云。予於甚五。未見正史可專擢者。今依稗說輯次之。雖然。甚五之技。既進乎道。名山巨剎。蹟之可徵者不少。後世之技者。才或可蹤。德義殆無可言。技之真可貴。在才德兼有。則如甚五。豈其人也歟。或曰嵯峨法輪寺。傳甚五昇降二龍。刻

之日。祈見真龍。有告見必失明。乃掩左眼而視。故稱左。

姑記存一說。

袖海先生曰。此雖據稗史。其行事近真。筆亦不弱。平井魯堂曰。予讀甚五傳多矣。然未嘗有若此詳叙者。可謂甚五知已。

山田濟齋曰。叙次周密。用力之至。敬服。安井朴堂曰。甚五之事。獲此作。始詳明。惜文稍煩碎。痛節則流傳可必矣。

中林梧竹傳

嘗聞書心畫也。美術也。心之美發於書。其為雅也遠矣。予近於中林梧竹翁見之。翁名隆經。字子達。一號蓮峯。肥前鍋島侯世臣。其先出信之中林村。豐公征韓之役。召從。後為肥侯所聘。為武藝師。範云。翁以文政十年四月。生于小城。幼而穎異。嗜書技。成童抵江戶。從市川米庵。山內香雪。得出藍之譽。偶在瓊浦。為清國領事余瑞

所勸。渡清。受碩匠潘存先生手法。

袖海曰。潘初。清朝名家。遺絕少。梧竹受其衣鉢。

前後

十二年。其間周游全土。探古碑古帖。精勵臨摹。日費墨五合。遂達前人未到之奧。名大噪。潘師贊曰。書法古厚。篆勢分音。草情畢具。年至五十七始歸。平生以晉王右軍父子。為千古書聖。在吾朝專推弘法大師。於專家外。物徂來為尤。謂蘭亭秘蹟。今存虞世南褚遂良臨本耳。

袖海曰。顏真卿有臨本。未聞有虞本。

虞本有其骨。無其肉。褚本有其肉。無其骨。俱

未能寫真也。曾臨右軍十七帖。侍講副島蒼海伯。見而嘆賞。使獻之朝廷。入乙夜覽。翁感激賦詩曰。雖無龍躍天門勢。騰上青霄達帝闈。其假寓銀座洋服商青木氏。

殆廿年。人呼爲銀座書聖。一旦以年滿七十。將歸臥小城。當時宿老前田默鳳西岡宜軒金井金洞岸田吟香日下部鳴鶴等。張盛筵餞之。旣而卜其鄉金田地。建梧竹村莊。創三日月堂。安觀世音像。別置孔聖竝父祖木主舊藩主累世靈牌。設義田充春秋祭祀之資。大正二年八月病歿。壽八十七。翁夙喜佛道。日誦觀音經。嘗坐圓覺洪川禪師槌下。又與永平悟由禪師政客野田大塊等交篤。江之醒井蓮華寺。有一遍上人彌陀六字筆。貫主隆應師。乞翁以添一幅。翁曰文字本信仰所產。予以未達上人域而辭之。師嘆服焉。又曾攀富嶽感靈氣。

也。書鎮國之山四大字。樹銅碑于頂。以謀不朽。初與橫濱海老塚量正居士有道交。屢遊于朝爽夕佳亭。歿前二年。滯留歲餘。大筆平假名四十八字。廣六十尺。成四卷。又有二大字。亘三十尺。其餘篆隸楷行數百幀。悉爲快心作云。

荒浪子曰。予因鍋島侯家囑。寫取翁懷舊談。仙風道骨。殆非當世人。惜乎不授徒。遂無紹其統者。今茲癸酉秋。赴海老塚氏烏山邸。展觀遺墨。恍焉移情者半日。歸後

草翁傳畧。

袖海先生曰。因文見道。梧竹不死。平井魯堂曰。梧竹閱歷。盡于此篇矣。安井朴堂曰。此作大佳。敬服。細田劍堂曰。余數於小城鍋島家。觀其筆迹。又於橫濱海老塚氏。見亘三十尺之二大字。翁之爲書家。夙知之。未聞其行歷如此之詳矣。書一言以謝博知見云。

石垣柯山傳

予於秋田儒士。所聞不止乎一二。今復因笹島紫峯。知有隱君子石垣柯山焉。乃草之傳。柯山名成廉。大館藩士沼田櫟齋第三子。號栖碧。改柯山。贅于石垣氏。冒其姓。初石垣氏祖成匡。以兵學仕最上義光。去爲石田三成客。關原敗後。歸山形。子孫仕秋田氏。方佐竹侯就封。退而住扇田。侯亦祿之。七世成健有學。箸管子管見。柯山卽其孫也。幼學于鄉先生。又聽家君講老莊書。長入國學明德館。師事黑澤四如小川鷗亭。業成而爲封境吏。安政年間。教于鄉學。精易理。識本草。傳奇百家書。無

不窺。尤奉古學。排宋儒說。於論孟義。多所發明。嘗遊函館。折伏異教徒。有詩曰。一聲喇叭天如水。月白破胡城外秋。居常讀書。坐不離几。抄錄數百冊。一無漫點畫者。以其博覽強記。有問卽應。性又剛毅。接客整容。導子弟以其所長。夙識內藤湖南之才。鼓勵尤力。間語曰。汝輩亦應有爲人揮毫時。因給唐箋使習之。故遊其門者。皆善書。柯山以醇儒不求聞達。僻地索居。赤貧如洗。晏如。只有酒量。不至亂。時趨北鹿兩郡聘。教髦士。前後二十餘年。不幸早喪嗣。晚至檜山依孫有造。優游吟咏以終。壽七十一。葬于牛島弘顯院。明治戊戌一月二十四日

也。所著有孝經私解。柯山遺稿若干卷。皆藏于家。荒浪子曰。聞柯山門下。碩學有內藤湖南。鳥瀉右一。政客有川村亞洲。山田猪太郎。詩人有高橋松坪。中田蘇山。笹島紫峯。共錚錚于世者。今茲九月。立碑于瑩域也。湖南聞其舉。偶病亟。柯山忌辰。使人獻其資。次日遂瞑。報師克終如此。嗚呼亦厚矣。

袖海先生曰。柯山因此文顯白于世。此亦發潛德之幽光者。功德無量。

伊藤若冲傳

攝津小曾根村西福寺堂襖羣鷄圖。伊藤若冲所描。蒨麗巧緻。筆奪造化。曩見推重要美術品。今將擬國寶云。予頃獲其寫照。又讀寺主樞軒上人詩。頗躋若冲爲人。

乃作傳曰。若冲京都人。夙參相國寺大典禪師。有勝悟。善畫雞。介長崎蘭船。購珍雞。仙人掌草花等。寫生以樂。每有乞者。一雞潤筆。限以斗米。所獲舉施貧民。自號米斗庵。斗米。人服其恬淡寡慾焉。大阪有藥舖吉野屋五運者。爲西福寺檀徒。富豪好雅。乘其所畜駱駝。吹簫巡行市內。而播藥。賴山陽篠崎小竹等名士。屢相出入。先是天明年間。若冲偶寓其家。主人寬齋。欲獻金襖於寺。囑畫。若冲乃乘駱駝到寺。日夕構思。兀兀不倦。遂描仙人掌下羣雞。華冠彩羽。玄膺蒼距。立者匍者。語者睨者。或膈膊。或哺雛。姿態百出。傳染極妙。蓋入神之作也。若

冲之畫。自狩野派涉南北二宗。於寫生別樹一幟。當時庸俗。或目以異端。其生涯八十九年。終始轆軻。而意未少屈。近時石崎光瑤畫伯。一辯其匠風也。名聲忽噪于江湖。來觀者憧憧接跡。集古家視寸縑猶拱璧。上人謂斗米壯年。曾描三十二大幅。花鳥貝魚。中安釋迦文珠普賢像。納之相國寺。今帝室御物即是。

荒浪子曰。自古物之顯晦。有數而存。若冲不阿時好。勇于所信。以故沈淪於世。蓋隱于畫者。非欲沾者矣。想其解衣槃礴時。唯隨意之所會揮灑。不知其他。而一旦得神鑒者。爆然炳耀天下。嗚呼。是其所以爲大可貴也歟。

山田濟齋曰。文辭憂憂有士氣。平井魯堂曰。以奇筆敘奇人。宜矣。其文出奇無窮也。

武田仁恕翁傳

世之學者。好講說道德仁義。然終始一節。能實踐之如武田仁恕翁。蓋太希矣。翁伯耆高姬村人。祖父安輝。曾遊江戶。與四方劍豪鬪武。遂創宮永流。伊勢增山侯。聘之授于藩髦。維新之際。歸鄉事農。不復出。元帥山縣伊東二公。贈書詩表其高節云。翁爲人溫雅忠諒。敬虔之情殊深。夙私淑米哲普蘭克倫。奉其修養訓。登高野山。受海充和尙指教。又蒙雲照律師知愛。窃謂人之道。知之不如行之。行之有恒爲貴焉。初爲米子小學之師。尋

轉武藏生田。後移東都本鄉。甄陶數十年。能盡其職。平生斷酒禁煙。以身爲範。子弟翕然進德。曾至谷中寺域。惡少挾路。假酒氣劫人。翁慙懃整容。作禮過。惡少忸怩。遂不能加。又曾獲十金。置几而出。同僚告以警盜。笑曰。奪則當贈耳。數日警官召而報偷兒自白。翁曰。吾旣贈彼。豈以盜律爲。偷兒詣翁出金謝罪。翁固不受。其人幡然之善。翁揭風樹箴于楣。又製自省帖。錄居諸實踐德目。以積至一萬爲期。都下某英字報。揭像呈頌。駐日米國大使夫人。與普氏有血緣。其族某大佐。聞翁修普氏忌祭。寄書及照影。以謝芳誼。可謂天外奇緣矣。翁屢夢

神儒佛三靈。又齋詣明治神宮。捧濟時修德願文。大正天皇不豫。禱癒於伊勢日比谷神宮等。期滿日贈書供饌。凡如此類。前後不遑僂指。卜居蒲田也。近有御園神社。祀猿田彥命。以其肇國元勳。崇敬殊厚。每賽貯二錢。積至二十五圓。乃刊神德篇並讚歌。配付里人。今年六十九。尙孳孳行善不已。所著詔書圖解善行表彰錄等。咸入乙覽。是可以告祖先也。荒浪子曰。頃者翁持青厓先生介刺見過。出修養詩三十首求正。謂聊以資國民精神作興焉。予旣卒業。嘆曰。今之世有如此人歟。何其履道樂善之篤也。予學儒教。

欲持恒德。時省有不自安者。爲之慙然。王文成曰。每日工夫先考德。如翁蓋其人也哉。

平井魯堂曰。武田翁一言一行。究竟不出仁恕。可謂不負其名矣。

書仁齋先生詩集略後

友人木下蔭高。贈一古寫本。即仁齋先生詩集略也。係瀨尾惟賢手錄。實在寶永丁亥歲。惟賢平安書賈。稱奎文館。爲藤門之雋。仁齋刊書。多成於其手。此本紙葉十六。罰心印汗簡二字。蠹蝕斑斑。尙能辨點畫。惟賢跋曰。先師仁齋先生。涵暢道德。吟咏性真。日與四方之士。論鄒魯之秘奧。周情孔思。迴瀾旣倒。遇景入韻。不徇奇貪異。故其詞輕而正。朴而雅。言言實。句句確。其豈安排餽

釘。巧緻爲工者之所知哉。去年予携此入洛。借寺町愛山所藏全集而讐對。所收詩十之二。而無于彼有于此者。如追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二尊院時雨亭。伏原公席上九月十三夜作是也。東山即事自註云。前爲母服期喪。旣除。又遭父喪。故曰。于今旣四年。又因痢疾。久廢盃酒者。能盡其身境。而全集抹期喪以下。其餘字重複者。題改竄者等。間見之。蓋惟賢日夕侍側。得其初稿。隨而錄存之者非耶。予恐其久而漈滅。期他日活刷貽同好。亦是所以存先賢之餘韻。何敢好事云乎。

袖海先生曰。佳談可傳。山田濟齋曰。文有腴味。

書長林石几卷

明呂心文炯。為泰興令。兩月而棄去。頗類陶潛行跡。嘗摹勒東坡畫竹于長林石几上。謂對此足挹公清風。晤公高標。世稱其雅尚。黎民表李廷機沈明臣歐大任王穉登等。各寄贊銘。而余寅作大雅山居記。居為呂炯墅。又能道其為人。萬曆某年。沈幼文刻成。合榻為一卷。我元文中。野東溟傳而藏之。見沙門徹雲洞跋語。東都災後。予獲之坊間。每楷眼。想見諸公拔世風範。一切煩冗。剝然無迹。因記而珍藏云。

輕浮之態。

袖海先生曰。小品之佳構。山田濟齋曰。叙次簡勁。石崎篁園曰。用筆樸茂。絕無

書怡堂手簡後

頃獲置鹽怡堂手簡于篋底。其寄中村笠山云。文雅之業。使兒曹與竹汀等。唱和推敲。維持江山社號而已。竹汀即山本拜石。以篆刻詞餘名世。兒曹蓋謂長子絢齋。其弟環山棠園等也。怡堂駿州島田人。名真樂。字禮甫。稱藤四郎。受堀河學於小島不休。嘗夢仁齋東涯二先生詩云。堀河古昔兩儒紳。論孟真詮屬此人。一夜音容入吾夢。喜知私淑果通神。有詩文集若干卷。入洛記等。州之有堀河學。怡堂為之倡始云。

安井朴堂曰。專以情趣勝。其人可知也。

書華山牘影寫本後

渡邊華山之幽閉參州也。寄書松崎慊堂。謝疇昔高誼。且述冤獄之由。與檻送之程。曰。己亥之禍。不擇交游。闕慎獨。二事實爲之端。正月十三日。輿而踰箱根。風雪凜烈。肚痛雷鳴。至掛川。憊極昏絕。藥而纔蘇。二月六日。達田原。濕瘡在身。警吏嚴呵。十六日。初與家眷團樂。而地氣之變。寒疾肩硬。操筆不自由云云。其狀酸棘。使人不禁卒讀。尙謂。西學所主。在形而下。今吾將研及形而上。莫乃爲向上之一路哉。其請字號曰。漣齋可乎。颺堂可乎。或名漣字颺齋可乎。乃至倚巖睨海。悔狂道人等。一從先生所擇。土宜一苞。延喜式國貢所載。穉海草。謹致

厨下。書辭懇款。欽仰之深。可以概見。此牘藏于遠之井伊谷大谷氏。去年內藤湖南。介鄉先天野綠天借覽。作跋語。頃清水某攝影。寄予一本。予嘗怪慊堂集中。不見一言及華山。今觀華山牘。闕名以託价。意有所憚也。蓋慊堂亦或避嫌。而焚其稿者歟。

書紅豆集後

昔者王朝川咏南國紅豆。贈李龜年。樂園艷唱。稱爲相思子。按。紅豆原嶺南產。株大而白。枝葉似槐。花類皂莢。子如楊豆。通身皆紅。宛然珊瑚也。其開花率隔二三十年。時有及百年者。或謂顧山昭明太子讀書樓旁有此

樹。白鴿禪師。又植吳門東禪寺。明耿光碧梧紅豆莊。與
梧交植。錢虞山儼居其地。因名紅豆莊。今江浙皖間。往
往有之。而以錢家樹爲大宗。惠定宇物。與之相伯仲。久
已枯云。近時吳縣萃英校師俞友清。箸紅豆集。事之關
紅豆者。採輯多年。自專書掌故。至閒話小札。不遺絲毫。
且就常熟香溪永寧盛澤江陰等樹。一一攝影以置卷
首。四方文友。贈序美其舉。想紅豆之書。殆無出于右者
矣。白下蔡君寒瓊。寄一本於予。蓋在欲廣江湖異聞焉。
予於紅豆曾無所識。輞川絕句。意與子夜吳歌一例視
耳。雖然。當時江南俗謠。漸被管絃。後世詞曲濫觴于此。

則其繫人情之久者。良有以也。

平井魯堂曰。事之關紅豆者。細大靡遺。文亦淋漓透發。細田劍堂曰。紅豆於事物起原。格致鏡原等書。無所見。公詳說如此。於何書得之。友清之書所說如此乎。請示。

題不老長春圖

大正間。予寓居東都元園巷。癸亥九月。爲震火燬。後四
徙居。以迨昭和丁丑春。昨臘氣賀小琴女史寄書。且贈
先考置鹽棠園先生遺墨。謂是亡父養老島田日。命妾
描圖。自題將賀君卜居者。未果而逝。頃歸展之際。獲之
遺篋。乃贈以成先志焉。受而觀之。松下長春花。施以淡
彩。署曰不老長春圖。款云。大正丙辰一月下浣。女小琴
來。乃命作此。以賀荒浪君新居竣成。事屬二十五年前。

墨痕猶新。而其人則亡。使予不覺感激淚下。憶棠園先生吾鄉醇儒。生前久辱獎誘。女史嫁後在西京。從山元春舉學畫。頗有閨秀譽。時大竹蔣逕翁誘予訪其寓。以病故不面晤。尋蔣翁歸臥遠州。女史又移武之小金井。年光如水。人事幾變。當時若使此圖早歸予手。癸亥之災。恐不免一炬。而幸得之今日。不知天意果護瓊瑤於冥冥之間乎。因裝潢揭壁。焚香而讀。髣如接故人溫容焉。乃記。

袖海先生曰。神似六一居士。細田劍堂曰。情緒纏綿。辭修意正。大見進修。平井魯堂曰。物之顯晦。有數存焉。長春圖晦於前而顯於後。雖曰人事。豈非天命。公幸什襲可也。山田濟齋曰。文有風神。

題橋本景岳手翰

橋本景岳寄武羅多某內要書。自署端元者。蓋匿名也。予近獲之某氏而裝軸。重野成齋景岳墓表所言。藩學釐正之議。先賢私淑之目。歷然于楮表。舜水論一條。頗為警絕。要之敘事詳贍。行筆俊勁。奕奕有生氣。其必也檄同志而啓誘時論者矣。亦足以想見其風概也。

袖海先生曰。景岳寄林鶴梁書牘。署端嚴子。武羅多即村田也。此人之事。在景岳傳中。石崎篁園曰。簡短有味。川田雪山曰。端元即橋本。嚴音通元。皆其姓。非匿名也。

題春畝藤公手翰

近江猪飼忍堂。獲春畝藤公遺翰。明治二年。公二十九歲。以租稅頭在浪華。寄檳村京都府知事。切論時事者。

中有關琵琶湖一條。忍堂住湖畔。以爲貴重資料。裝而示予。憶公維新勳相。葵誠一貫。竭身國事。予曾接其風範。一辱眷顧。至今不諼。此書行草雋勁。落筆如風。當年意氣之盛。可以概見焉。觀畢。乃題詹言。忍堂其宜什襲傳于後也。

細田劍堂曰。公之人格功業。概括無遺。小品佳製。

跋翼堂篆書水仙帖

扇港莊君櫻癡。詠水仙花八絕句。囑江陰鄭翼堂篆書爲一帖。己卯蒲月。入京持贈予。予一見奇重之。而不忍獨玩。遂使壹誠社主人影印一百本而售。先是君購漳州水仙三千餘根。分贈海內文宗。竝神佛祠堂。八絕即

繫之。當時人咸稱其雅情。今此帖出。相待播芬四方。豈非更快事耶。若夫相書手之神駿。世有孫陽在。不復贅

云。

山田濟齋曰。寥寥短篇。情韻無限。文之妙與帖之奇。可皆傳矣。

跋夢庵尋夢圖記

舊臘浙江談麟祥。寄尋夢圖記請言。聞麟祥家父少琴兄鳳威。竝孝廉有仁行。母王氏深慈性。夏夜待兒睡而臥幃外。滿臂蚊螫不辭。故骨肉之間。常藹如也。弱冠後。父母與兄相繼歿。煢然孤影。積哀惹病。四年而起。尙無不一日夢親。命廬曰夢庵。揭斯圖遺惓戀之情。記中謂後之子孫。讀之而不知予痛者非人。噫。何孝思之厚且

切也。蓋亦在性與養而然歟。今春麟祥申前請。贈其所
箸脩身古訓。採前賢諸集可矜式之語。由博返約。於修
齊編。尤極精備。予展誦一過。拍案曰。有是哉。思慕之魄
宿於肝。骨肉之神以夢遇。非夙性存養竝至。安能久而
不衰如此乎。麟祥真孝子傳中人。予有慨于當世薄俗。
乃喜書其後云。昭和丙子三月。

袖海先生曰。孝思純摯。足以彌薄俗矣。

跋慊堂先生千文臨本

慊堂先生。業餘臨懷素千文。跋其八十九本曰。天保三
年月正四日。羽澤薺麥庵南窓臨。六十三老人復。是棠
園翁嘗所藏。久歸予有。頃慊堂日歷刊成。讀到其際。果

然有記。方識手澤之真矣。因憶。慊堂曩臨蘭亭數百本。
又摹千文。老而勵精。氣力兼人。今予齡及慊堂臨本之
年。而事事罷軟。愧先賢者多。姑記以自奮云。

袖海先生曰。簡淨。安井朴堂曰。題跋上乘。敬佩。平井魯堂曰。煙翁氣力兼人。何復用歎。

漁洋遺藁跋

高橋君漁洋。善詩兼巧書。已歿之明年。哲嗣將合刻遺
稿與輓詩。徵予跋。予與漁洋襄理雅文會。又襲刊其昭
和詩文。誼不可辭。乃跋曰。元遺山云。書法氣之勝者。失
之奮迅。韻之勝者。流為柔媚。予謂詩亦然。能得氣韻之
高。則足以稱能手。漁洋之詩。清亮渾勁。猶其書適美端

雅。絕無奮迅柔媚之病。蓋稟性使然耳。漁洋修詩。門蹊已正。操志益堅。進境有如快帆下順流。若夫假之數年。優躋古人之域。亦未可測也。中道歸道山。惜哉。

袖海先生曰。簡淨明潔。無一冗字。

煙霞詩程跋

遊亦多方。官遊者倥偬。倖遊者局趣。夢遊之幻誕。臥遊之眇邈。皆未爲得也。唯夫逸遊閒行。攬山水之勝概。闡古今之幽蹟。浩然縱吟。興到忘歸。初可以稱遊之適也。如吾石崎篁園翁殆其人歟。翁平生學已達。文亦富。情之所發。乃出遊泱旬。或記或詩。載充行篋。絕無倥偬幻

誕之迹。所謂善引人入勝者矣。頃輯嘗所獲詩若干首。名曰煙霞詩程。將上梓而公于世。予曰。善哉。翁已有遊之適。其奇亦隨存。誠知讀者當適翁之適。而及其奇也。因跋。

靜古樓詩集跋

曾讀廣田耕南詩。贊鄉賢山本靜古翁文雅。嘖嘖不措。今幸閱翁遺集。愈知其言之非浮矣。翁詩無矜夸。無泛構。專以純情行。而風調亦自備。藹然如雲。渾然如玉。非資性溫敦。趣味豐富。安能至此。由來佐渡州。多出著名詩人。惟山水天然之氣。自使之然也。吾輩溷在萬丈都

塵中。一想到其境。吟魂飛越。不禁欲直買舟賦凌滄之念。蓋其事或當不在遠歟。因叙一言付于後。

山田濟齋曰。行文得一潔字可誦。平井魯堂曰。語短而意長。

拙存園續稿跋

袖海先生曩自海外還。杜門三年。箸拙存園叢稿而問世。先生之學。沈潛六經。涉獵史子。以禮樂立宗旨。得力於蘭陵者多。其為文也。茹古涵今。抉髓掇粹。卓犖之氣。澹雅之趣。說道之歸趨。當時坦從而學文。又參其所幹以文會。雖歲月漸積。鞭駘具至。未見些進境。徒增媿嘆耳。頃者先生示坦以其續稿。命作之跋。世有道學者。專

奉宋儒性理。隱居自高。邈焉與世無涉。又有考證家。偏事蠹籍濫析。攀枝走梢。茫乎背本源。二者各有述作。而於發儒道之真致。未必為無缺憾矣。坦觀先生斯著。以闡揚經義表章人物為職志。渾融潤透。勵俗厚風。充然揭焉。濟菁莪之美。先生齒德竝高。文情愈劭。海內推為靈光。坦等雖不敏。冀熟斯書。有寤文矩。因以騰躍道藝。裨補名教。或得尋後塵於萬一乎。則其濡澤之益。真有如春風者也。

袖海先生曰。據實具文。固不易獲之作。但褒揚過獎。白璧微瑕。山田濟齋曰。簡而勁。能開發袖海翁其人。平井魯堂曰。條暢疎達。非此不足以跋袖海先生集。細田劍堂曰。筆態雅健。與題相稱。

讀賈生陳疏

予讀賈太傅陳疏。迨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之語。未嘗不發古今同轍之嘆也。近時舉世無行義。無節制。免而無恥者。汎溢于上下。禮義廉恥何以張。惇風美俗何以保。原弊之所繇。職坐唯物科學之偏重。源頭已濁。末流可知也。夫仁以興國。義以濟世。祖孫相承。率濱遍及。皇化之本。昭昭明明。何亶物之云乎。亦在秉心如何耳。今以虎狼之暴。逐物欲之利。詐譎爲智。驚悍爲勇。白日戕人。暮夜行姦。正義掃地。兇燄蔽天。名教紀綱。莫之能制。如此而不止。物將非其物。國亦遂非其國。賈誼之所以痛哭流涕長太息。其在于此歟。方此際。

抱憂世奉公之志。膺秉軸振鐸之職者。宜俱推國體之粹。發治心之效。敢然起而剔抉唯物主義之根髓。剪除蠱說橫生之初孽。不使彼不逞之徒。藉口科學。而遂百非釀千患。以能遏至亂之漸可矣。詩曰。荏染柔木。君子樹之。此之謂也。

肺肝。修辭立誠。是之謂乎。

袖海先生曰。憂世之念。灼見緒表。安井朴堂曰。佳作可誦。山田濟齋曰。層層推拓有力。細田劍堂曰。立言出

讀嚴滄浪集

予讀嚴滄浪集。而後知論詩易而作詩難矣。李東陽曰。唐人不言詩法。詩法多出宋。嚴羽之論詩。借禪以爲喻。最上乘要止于妙悟。其爲詩有別才。非關於讀書窮理。

是猶可。判釋詩體詩法。細屑如毛。而至曰辨家數如辨蒼白。更做置已詩於古人集中。識者不能辨。則真古人。談何容易。羽之古詩。專襲初唐形式。近體多帶中晚習氣。一意其仿是務。絕無自家本色可認。東陽評徒得唐人體面。而少超拔警策之處。當矣。蓋彼雖識見或備。而才力不足。所謂最上乘妙悟。果何在乎。予故言論詩則易作詩則難也。後來沈德潛。雖說詩稱精到。其作無俊味。至紀昀輩。徒挾他人疵瑕。沾沾自喜。遂無一篇足以傳者。皆眼高手低之所使然。則與趙括談兵何擇焉。今之泛泛論詩者。亦須先就自家脚跟一回視也。

平井魯堂曰。煙厓翁於詩具一隻眼。故其所論如此。若溪漁隱叢話。不得獨擅美於前。山田濟齋曰。論詩與作詩自別。所謂眼之人手之人。兩者兩行。不必責歟。

讀橐園百絕

曩赴于洛。購近江西文仲所箸橐園百絕。每首下載出典。言老來視前所賦。已忘典據。此舉聊以自便焉耳。其詩繫名理者什居六。景趣則四。而用事精切。渾然融洽。具見力量。可謂天谷道人後勁也。昔稱老杜篇中。無一字無來歷。固是作詩之要旨。然庸劣之徒。因倣顰。恐無鹽刻畫。人見而卻走也。

袖海先生曰。簡要。山田濟齋曰。一結文氣生動。

讀成島東岳父子詩畫

西城侍讀成島司直。號東岳。所箸有東照宮實記。予嘗

藏其戲畫。一僮夫蓬頭垢面。對客為欠伸搔首之狀。堂特

且孤征云云。其成于無聊侘僚之餘者。可知矣。東岳嗣

曰。形容好。

子筑山亦以儒仕。東都災後。予購乙骨氏白首尚鈔藁本。中有筑山詠史數十篇。望野間裏海云。松籟遙連怒浪聲。當時內海迸長鯨。暴顯沙上供螻蟻。公案猶疑順逆名。註記謂義朝反臣。忠致誅之。固應天網不漏者也。所見偶與予持說合。今東岳父子詩畫。異時而歸予有。一觀一讚。感興不盡。因併記而存之。山田濟齋曰。潔而勁。

讀菊畦文藁

菊畦西川翁。梓其文藁。貽一本於予。篇凡百餘。多記藏弄由緒。斷縑零墨。煥有生彩。翁於書畫具一隻眼。所言鑿鑿中竅。讀過之際。如入貝市拾崑玉。翁託迹于山林。而海內賢豪。雁帛不絕。蔚為東北之老匠。許予以金蘭簿中人。鄙名桂篇末者二。亦是翰墨證緣也。

袖海先生曰。菊畦知己之言。

讀山中幸盛傳

予七八歲頃。從鄉人詣遠之秋葉祠。聞阪頂店婆言。昔山中鹿介來此乞餅。其後耽讀野史。至尼子十士之條。私慕幸盛忠勇。幸盛遭主家亡。誓之回復。鹿角冑裝拙

形。常拜弦月。以禱功滿。七顛八起。流寓四方。秋葉之行。蓋在其際歟。曾謁秀吉。請爲討毛先鋒。而秀吉遂不假力。孤勢奮戰。屢捷而力盡。抱豫讓之志。空僵于仇手。史家惜之。頃者因山田濟齋翁。借覽出雲山口美道箸幸盛傳。開卷先奇其誕節。偶與予同。而勵節忍苦之範。實有起予者焉。雖文武本殊途。欲持正義挽頽瀾。志之所赴。則一耳。感讀數過。不覺催發幼時之臆。因記。荒浪子曰。予亡妻文屋氏父。出于備中淺尾藩主蒔田氏。傳云。其先嘗樹幸盛碑于某地。美道子註記。阿井渡幸盛墓背。有前田時棟銘。恐是蒔田誤前田歟。

山田濟齋曰。阿井渡阿部渡之訛。碑在高梁川上。距予鄉里而近。童時往遊碑下。今誦高文。亦催發幼時之臆。老懷更戚戚。謹拜高文之賜。又曰。前田時棟。恐蒔田氏僞臣。

朝賀君頌德碑

君名義信。通稱喜一。初淺香氏。後改朝賀。武藏豐島郡石神井邑人。考曰金藏。妣清本氏。世爲邑之氷川神社祠宰。君幼孤。爲祖忠次君所鞠。資性穎悟。夙從井上賴國學。後又及權田直助門。明治七年。任官幣大社大和神社主典。兼權少講義。九年罷歸。爲氷川神社祠宰。後進社司。鄉學規建之日。兼膺教職。甄陶二十餘年。受業者千有餘人。際東京府神官取締所創設。舉爲委員長。

在主事職多年。其改稱神職會也。尙參機務。又理會議。三十四年。兼牛込赤城神社社司。日夜黽勉。修社殿。賁神苑。宣力備至。先是。勢之松阪所祀。本居宣長翁山室神社興隆之議起。三十三年。保存會之成。君受囑爲常務委員。募資四方。造營祠殿。明年竣功。特列縣社。逢其百年忌日。彙祭儼修。雖曰時運之使然。抑亦君勞居多矣。三十六年。補官幣中社日枝神社主典。尋進禰宜翼宮司。執掌社格。昇進與祠廳改修。屢受東京府神職會總裁之表彰。大正八年。敘從七位。尋罷。專補赤城社司。推爲北豐島郡神職會長。竝牛込區神職會理事長。昭

和三年。以奏任官被遇。四年。北豐島郡教育會長澁澤子爵亦加旌賞。君爲人勤敏周到。通世故。達事務。有統率之才。故事功之所及。于教育衛生。于殖產興業。于郵便電話。貢獻村治者。不遑枚舉。平生誘掖後進。多成立者。偕結如蘭會。相砥礪。如宮風會至誠會。亦與而有利賴焉。非交游之廣。德望之厚。安能至此。今茲齡七十三。康健凌壯者。頃鄉黨諸氏。如蘭會牛込神職會會員等胥謀。將爲君建碑。以述德頌壽。詣予請文。予綦美其舉。不辭而叙之。

袖海先生曰。樸實而不浮。可以勒金石。石崎篁園曰。敘述得要。非老手不得此輕快。

眞禪和尙頌德碑 代

青原山靜居寺第二十七世天如真禪和尚示化後十年。諸浴法澤者胥謀。將建碑追讚其德。詣予求文。予家檀越。加有方外交。豈得以不文而辭。按和尚諱真禪。號天如。別號無爲庵。又空華庵。駿陽島田鄉瀧野氏第三子。以嘉永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生。九歲出家。侍當山第二十四世旭禪和尚。萬延二年三月五日。剃度稟戒。文久三年旭和尚順世。服事法嗣天成和尚。十六歲雲游四方。訪古求道。至明治元年而歸。天成和尚付偈授不言禪義。由來跌坐閱經。兼修儒籍。六年參于越之爲霖尾之忍海兩師。其夏天成和尚入寂。九年爲求慶寺

住職。至十二月。嗣法於當山二十六世天惠和尚。十年三月。瑞世於越本山。參究益勗。二十年應岳南碧雲寺請住持。二十六年。承天惠和尚遷化後。入而董當寺。大正十二年冬告老。十四年十二月示疾。懣懣彌月。至十五年六月二十二日遂寂。世壽七十四。密葬茶毘。以十月二十日行本葬。分納舍利於碧雲寶塔。和尚幼慧。風貌溫粹。氣宇卓然。淡泊清規。善巧安人。其莊嚴佛地也。揭法幢。修庫院。建選佛場。設尸羅會。改造本堂。開山堂廡。增築位牌堂。輪焉奐焉。一新面目。又拓道路。通車馬。請御料地二十町餘。下賜營寺有林。封殖松柏楓櫻。山

氣蒼蔚。溪泉幽淙。檀徒又獻置三十三所觀音大土石像於道傍。洵爲刹界之巨觀也。若夫鞅掌宗務。或奉教導職。或任靜岡縣教友會經理。或推布教部委員長。事功顯然。遠近傳而慕其德。受度者十八。得法弟子五。現董道戒孝順師實其一人也。總持大陽真鑑禪師香語。青原莫謂秋將暮。靜界長開劫外春。噫。是足以施譽者矣。

木村君碑

大正九年二月六日。舊水戶藩士木村君與五郎逝矣。葬于常陸幸久村枕石寺。嗣子重朝。介人囑予墓上文。

按狀。君諱正道。稱與五郎。考諱準之助。妣木村氏。元慶之交。藩中正奸二黨。互相軋轢。君父兄奔走王事。遂殉節。時君尙幼。繼父兄之志。馳驅兵馬之間。維新後辭祿。居于久慈河畔幸久村。舉任里正。時年十七。家素有產。加以賜金。然亂後世風尙殺伐。如理財。措而不顧。以故家道日微。而晏如也。君平生沈毅寡言。性亦多藝。如繪畫彫刻。不肄而善之。每逢變故。憶其父兄也切。往往假酒發餘憤。晚年持心漸夷。守靜甘淡。一朝遘寒疾。竟不起。距生嘉永六年。年六十八。君娶某氏。生一男五女。長子主一郎。出爲寺門仁介嗣。長女波留。養于岡田新吾。

續增國文錄
次女富久。適大部丑松。三女與志。適小森長治。五女幾與。適後藤基房。迎鈴木重學子重朝。配四女都幾。令承祀。
袖海先生曰。此金石文之佳者。

寺門君碑陰銘

寺門君利正。已歿之數年。嗣子主一郎。囑予以碑背文。按。寺門氏。常陸幸久村上河合名族。元祿中。半兵衛利行。候源義公西山之廬。有寵。降侍女爲配。又賜名其女。嘗枉駕。賞庭前藤樹。命曰東藤庵。時人咸謂。東山雖崩。半兵不滅。榮華可推知也。孫利豐。良山公時。因中山大夫薦。列士籍。自是厥後。家道興蹶不常。傳至今云。君諱

仁介。考曰平兵衛。妣橫山氏。幼而孤。爲人溫厚沈摯。有謙德。久居村長職。治績頗著。又舉郡會議員。執掌公務。其莅事也。終日在外。不復問家事。如此者殆三十年。衆服其德。大正十三年十一月某日。病卒。壽七十。謚曰仁壽院釋諦道居士。初娶檜山氏。先歿。尋聘木內氏。舉一女。迎木村氏主一郎配之。爲嗣。銘曰
遠承祖德。惠被鄉鄰。東山之麓。慈水之濱。
碩人攸宅。喬木風薰。

袖海先生曰。簡淨無冗語。細田劍堂曰。雅馴可誦。銘詞清麗更妙。平井魯堂曰。簡而盡。

村野茂樹碑陰記 代

君名茂樹。村野氏。富三郎君次男也。弱冠入新京飛行隊。因病編豫備役。昭和十三年。應召入濱松飛行大隊。由大阪航至北京。參山西諸戰。更自青島向南支。上陸三竈島。攻略廣東。其間到處樹殊勳。適罹時疫。力疾數日。遂入野戰病院。以不能再起。從勦擊爲憾。十四年一月十七日。受勳八等旭日章。是日歿。戰友悼慕。具棺厚葬。北村部隊長。親報狀於家。今也興亞大業將成。而喪斯勇士。洵可惜矣哉。

山田濟齋曰。淡淡叙去。一結有力。平井魯堂曰。簡而盡。

續煙厓文鈔卷下終

補遺

日本名家絕句講義序

昔者孔子語云。不學詩無以言。夫詩發於人之性情。音響節族備焉。興觀羣怨繫焉。聖賢說道。往往引而爲證。而或稱爲雕蟲末技。淺乎其見也。我邦之有漢詩。蓋始于唐土交通之際。而閱年千餘。入人已深。謂之國詩。何不可之有。今也國運隆昌。奎文蔚起。不問朝野。作者如雲。間有以吟詩成家者。于嗟何其盛乎。雖然。王藍泉曰。作詩者多。學詩者少。吾故不喜言詩。所謂學詩者。熟玩古人詩也。熟玩而後。有自得。自得而後。妙構成。未熟玩

而不有能至者也。今之人。專陶醉自家作。不究先賢美蹤。以故多不入格。豈不可慨哉。安藝人紀本翠窓。篤學好文之士也。育英五十年。諄諄不倦。曩規松濤吟社。鼓吹風雅。同志日進。淺野坤山侯。延而禮焉。名聲四播。頃者輯古今詩之可範者。細施訓釋。平暢明快。充初學之津梁。命名日本名家絕句講義。既付手民。檄予索序。予與君有面識。審其爲人。惟斯書之成。不啻救現時詩壇之常弊。亦足以永垂惠于後人。飛文染翰之徒。因得準式。削支蔓。避濫泛。發揚其清英。以資昭代。藝林之爲幸。其幾何歟。予在東都。從事刊詩。十餘載于此。志之所赴。

有與君同轍者。乃不顧弁陋。書而貽之。

山田濟齋曰。作者逮于詩。故所見不岐不偏。令人首肯。翠窓君獲佳序。可謂幸矣。

東谷詩文集序

武居東谷翁。信之岐蘇人。幼承家學。出教于四方。問易于重野誠齋。又與田邊蓮舟。日下勺水等。有文交。晚年入吾雅文會。商量愈力。終始以斯道自任。曾貺鄉產胡桃。告延壽方。予賦詩酬之。而遂未獲一面。以爲憾矣。已歿之四年。鄉人青木石農等。欲雕遺集。遙徵予序。諾焉未果。頃者自佐渡遊歸。偶得神戶某肆售書目錄。中有翁所刊岐蘇沿革志。購而讀之。審翁先人用拙君出處。

學德。拍案嘆曰。翁之有素于此。宜矣。其文詩之雅而醇。絕無輕靡夸矯之習也。信中自昔以武鳴于天下。而於儒亦頻出大家。前有太宰春臺冢田大峯。後有佐久間象山高橋白山。俱雄視一世。用拙君在昌平黌。助其師松騎謙堂。校訂左傳陶集。與安井息軒木下犀潭等。日夕提撕。歸藩就學職也。做胡瑗湖州學。置治道齋。編租稅道路關民事書。加之科目。大著功績。惟翁之平生誨子弟。亦必也。紹其遺風。有不肯墜者焉。是集或屬緒餘之業。而道義之所蘊。藉挽鄉俗。垂惠後生。其與幾何。是尤可欽重也。

山田濟齋曰。取材變化。文情豐腴。可謂佳篇。

昭和十八年一月十日印刷
昭和十八年一月十五日發行

(非賣品)

著者

荒浪市平

東京市大森區田調布二丁目八五〇番地

印刷人

黑須澳治

東京市荒川區日暮里町二丁目六一番地

印刷所

壹誠社

東京市荒川區日暮里町二丁目六一番地

電話根岸(初)三七三九番

426
135

卷之四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終

